

## 東山經

東山經之首曰嶽蟲之山，有水出焉而東北注入於海；又南三百里曰壘山，下有金湖水，那湖反映日光，成黃金之色，波光艷澈東注於食水；又南三百里曰枸狀之山，見其邑大，旱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湖水。

又南三百里曰勃壘之山，無草木無水；又三百里曰番條之山，無草木多沙，減水出焉，北流注於海；又南四百里曰姑兒之山，姑兒之水出焉，注於海；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……。

摩且王跌坐在璇璣之內，駕璇璣的金匠人不敢心有旁驚，他們必須專心、同心一意，攸侯喜傷感之至，他更不能分心，殷人、昆夷、朔方的十萬部眾的命運都繫在他的一念之間，他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妻子玄女如意化成火焰身，消失在他的眼前，玄女如意雙眼含憤，卻噙著淚花，她甚至沒有看他一眼，就消失於無形！攸侯喜現在不喜了，他凝目注視如意消失之處，連一絲煙塵都沒有。

攸侯喜胸前的燧石著火了，玄女如意消失，燧石著火，攸侯喜多麼希望隨她而去，如果這團焰火也能將他燒化，他會很樂意隨著妻子玄女如意一起化成火焰身，可是那燧石之火居然不發大也不熄滅，一路上就這麼燃著，將攸侯喜的胸前素衣給燒出個大洞，卻不焦熱他的身體。

又南三百里曰嶽山，灤水出焉，東注於澤……，又南……，攸侯喜一慟！

璇璣到了嶽山，攸侯喜已經忍不住悲傷之情，他淚流不止，離家越來越遠，燧石之火漸漸

熄滅，他心痛難忍，淚眼迷離中，璇璣降下，停在嶽山之巔。

摩且王步出璇璣，他白髮蒼蒼，百歲都有了，他一襲白衣長袍飄飄，舉起手抵擋烈日，他見遠處天空有大鳥巡弋，飄颻，順著氣流滑翔四方，日下有影，大鳥的身影掠過眾人，攸侯喜步出璇璣，他的胸口衣服燒破一個大洞，露出玄女如意送給他的燧石，他一直收在銅盒子裡懸掛胸膛，那銅盒子是他少年時的作品，他將之斬鑿成一枚人頭像，面露猙獰，還吐著舌頭，也是頑皮之作。

攸侯喜簡直不知如何接續下去了，他失去了妻子玄女如意，摩且王宏亮的發出心音，悠悠的，遠遠的、沉沉的，綿密的發音念唱，發自胸膛、發自全身……，天上白虹貫日！

天空中有大鳥來集，璇璣內的眾人都出來了，每架璇璣搭載的部民眾多，他們泫然欲涕，人人都知道來到了陌生的地方，不一樣的空氣、不一樣的感受，這天還是天，地還是地，身邊都是熟悉親愛的親人，可是，真的不一樣了！

摩且王暫時安置部眾，他發出命令，命擊率部眾向東安置，命殷破敗安置部眾在南，命阿伯契安置一部份部眾在北方，攸侯喜留下，摩且王帶著一部份部眾往西邊安置。攸侯喜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！他走不動了，他心神耗盡，他累了。

天空星子閃爍，銀河綿延自東而來再向東去，流淌不盡，那麼碩大、閃閃發亮，攸侯喜獨自一人躺在山頂，他眼睛出汗，不能停止，他心痛極了，紂王和福，還有少師召啟……，牧師尤渾、大夫魯雄……，都離他而去，他們下地而去。

那是地母來了！大地裂開，五色光芒乍出！彷彿有千萬種高貴的生命來了！熱烈的生命如



此活潑……，九天玄女如意，他的妻，一世情懷，就這樣嗎？只剩下胸口的衣服上的一個破洞嗎？他的心居然還在跳動！他居然還有心？

攸侯喜七十三歲，他只比紂王大兩歲，福還小他一歲呢，今歲辛卯……，辛，你居然能下地而去，直下九泉，傳說中地母之處！攸侯喜終於相信父親杜元銑說過的故事了。那是攸侯喜還是小兒的時候，父親說給他聽的床邊故事，悠遠、神秘又神奇的地母——九泉之地，只有慈悲和修為極好之人才能進入之地。

天空這樣廣袤，無邊無際，深黑湛藍如絲，鑲嵌著閃閃明星，彷彿一伸手就能摘下，摘星樓也沒有這裡美，攸侯喜很難過昆夷、朔方的女人喜歡那些寶石，他的燧石從不閃亮發光，可是溫暖，今天甚至發火了！

攸侯喜想起少年時在有蘇氏習藝時收了如意的火星，她居然還笑，氣成那樣滿面通紅她還笑得出來！

可是紂王、福還有一應眾人，人人都發出強大的能量，地母居然來了！玄女如意為何要走？難道她捨得下他？她是捨了！玄女如意，九天玄女火神，他始終沒能了解妻子如意，她到底能有多大的火？多大的能耐？她居然還嫁給他？一個凡俗的男子！

摩且王來了，摩且王依舊硬朗，百歲修為畢竟不虛，他臨空一踏，成了攸侯喜的天，他白髯飄飄，如同巨人。

攸侯喜起身，摩且王示意他跌坐不必起身，摩且王慢慢的跌坐而坐，他將攸侯喜胸前的銅盒子拿起來端詳，笑了！一個吐著舌頭的猙獰面目人頭像，凹凸有致。

攸侯喜感到有些羞赧，自己少年時的頑皮之作，居然人人都見著了！

摩且王笑著攸侯喜，攸侯喜不喜了，他的眼睛依舊流淚不止，摩且王將大手一按，重重的擊在他的頭頂，攸侯喜如雷灌頂，奇怪的看見了一切！在心眼裡看見了一切！

九天玄女在地上的一切作為，雷女鳩擊殺了武乙，她在情緒激動中不小心揮出右手，擊在武乙的左臉頰，武乙當場飛了出去，失去了生命！雷女鳩震驚無比，她看著自己的手大哭不止！鷹、隼都來了，成群的繞著她旋轉飛舞、將她團團包圍，雷女鳩化成一束殷紅光色，倏忽飛逝天際！

商侯冥治河，取出了夏禹鎮河之玄圭，九泉湧動自地而出，商侯冥再想沉圭卻不能了！九天玄女雨神潤退回九天部，不肯下來。天下大水，商侯冥自責不已，抱玄圭自沉於水，死於河……。

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，少女霰娘娘高歌，將雙手舉天，天空降下非雪非冰雹的霰！河伯馮夷猶不停止，將河水搗弄如練滔天而來，冰女青不憤，脫下鞋襪，赤足直接踏入河中，河水結成冰凌，河水隨之變成細流，細水夾冰塊堆積拍打河岸，洛伯用隨著帝堯的光退出洛水，洛水薄了，成了薄洛之水……。帝堯長身巨大，洛伯用順服如同弟子，隨他成了嶢山之靈。

河伯馮夷無奈，也只能回去了，臨去前，他將河水拋出氾濫天下，大水夾泥帶沙氾濫成災，殷侯微得了雪女芊芊之助，冰封千里大河，河伯馮夷尚且不是冰女青的對手，雪女芊芊一出手他便順服了，雪女芊芊將水源冰封在山頂，高山都戴著頂雪白的帽子，樂得雪女芊芊在地上赤足舞蹈、結成冰河……。



殷侯微以河伯族為師，河伯一族融入殷家……，夏帝芬封昆吾氏於有蘇，九天雨神潤再來來人間行走……。

時光的畫面倒轉，回朔到久遠久遠之時，攸侯喜如悲如喜，他見到了玄女如意！她正和一個男人說話，那個男人面目特別，雖也長得長身高大，可是面無須麤，五官如婦人纖秀，他將玄女如意的焰火取過手，合掌，收入掌中，發出高亢尖銳的嘯聲……，是《商告》嗎？是《商告》，他將之傳給了商湯，商湯是個不成模樣的殷人，高大卻偏，走路永遠斜著走，原來是伊尹和商湯聯手，才能發出《商告》之音，無聲無息！卻力量炙熱如火，內有玄女如意之火！召來了玄天奇肱氏……。

西王母來獻白環玉玦，雲卿見，是鳳凰來了！鳳凰之歌引起疾風登屋拔木，人民伏地恐懼不已，桴鼓播地、鐘磬亂行，樂正狂走……，舜帝矮小，不怕大風，他擁堵持衡而笑！他笑的那麼歡暢，鳳凰走了！向東而去。

舜帝高唱：雲卿爛兮，理慢慢兮，日月光華，旦復旦兮。

舜帝禪禹！這兩位大成就者身形奇特，舜帝短大禹跳，大禹高大但是走路腳不著地，想必是個急性子的人。

大禹治水，數萬人水中拉縴，萬人同聲吆喝！那聲聲雄渾無比，如同地吼！祝融借玄女如意之火灼石、裂山壁，欲分流大水，山石滾滾、落水傷人了，但是夏族人並不畏懼，有更多夏族人跳下大水……，他們接替失去生命的族人，繼續同聲吆喝拉縴……，玄天來了，璇璣停在

水上，玄天降玄圭授與大禹，大禹將之沉于河，大河中躍出龍馬、元龜，玄圭的能量逼出大水中的神物紛紛走避……。

攸侯喜明白了！夏遺族何以無法再召玄天，他們心心念念的是水中神物，根本忘記先祖的萬人舞的呼喊吆喝是那麼深沉、雄渾，甚至要有置死地而後生的決絕和希望，殷地朝歌的萬人舞與之無法比擬，南門祭壇下和鹿台下的萬人跺地、拉弓步和同聲吆喝都成了兒戲！

更久遠了！那是一場真正的戰役，蚩尤帶來族人和霧娘邨姑娘，少女邨粗野但是爽氣，她敬愛蚩尤，蚩尤帶來南方部族欲入主中土，天霧三日三夜，晝夜昏昏。

軒轅氏帶著族人在大霧中安靜隱伏，人被大霧阻隔了……。

軒轅氏問天老力牧容成曰：「於公如何？」

天老力牧容成心音告天，玄天來教取磁石製成指北車，九天玄女雨神潤降下大雨七夜七日，漂流生靈無算，蚩尤敗退，霧娘邨不憤，她將大霧散向四方，是玄女如意來，她帶來天火，和雷女、電母一起，天雷火與霹靂之火震天撼地……，地上的生靈萬物不能抵抗紛紛死亡，九天玄女大愧，九天玄女再也不鬥了，霧娘邨收手……，自此九天玄女相約，再不出手傷害生靈了，她們生來不是要殺戮、不是製造死亡，而是幫助生命……。

百年地裂！帝陟。地母來迎，大地氤氳、五色光乍現，無數高貴的生靈都來了……，軒轅氏身影充滿虛空，他下到九泉之地，人民葬其衣冠，郊祭，為了不讓無知的人到處挖地尋找軒轅氏，他們傳說帝昇天……。